

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八

長沙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纂輯

永康胡鳳丹重編刊



致多禮堂都護 庚申九月十五日

得示敬悉口糧不畫一一節是林翼之誤查五六七等年步營是北岸王國才一軍章程其時尚不知能戰能守否茲經老兄申明紀律悉心經理去弱留強戰功最偉應如尊示加增以歸畫一查滌軍希庵一軍均是滌帥章程弟軍有楚軍行坐章程鄂軍行坐章程至唐與鮑各有私立章程又在各營之外應請老兄斟酌弟必加添也斷不敢膜視亦不忍歧視從七年改隸老兄變弱爲強而章程至今未能畫一弟未經預思函告兄亦直至今日始直告弟自知錯謬決不自飾也一援賊大至弟軍萬人已分布九營入天堂七營駐石頭嘴其在陳德園者不過三營耳天堂能否支持尙難逆料當盡力以謀之如弟力不支尙乞以之純四千人來援應待從容酌商仍請示復一鮑唐應由兄節制調遣儻兵勇不遵約束不服調度弟必直行陳奏弟斷不致掣兄之肘其蔣道一軍本系迪庵希庵舊部撥援太湖在太湖之日卽由老

兄調度惟希庵一軍尙單恐異日仍須撥歸希庵也何如一此次不妨姑舍太湖之賊而并力援賊援破則所得必不止太湖一城放城賊入安慶而專打援賊爲是一老兄前函言勢均權分實爲可慮目下援賊大至城賊負隅尙乞專意董勸委曲求全弟異日必以步兵萬人專隸麾下以伸老兄滅賊之志

復李少荃觀察

庚申

月

日

奉書二日傳觀於營務文案之間將以周咨博訪集眾思以廣益于武侯耳湖北稅契難行江西可行湖北錢糧向不過每兩收至一兩四五錢而止故不能

胡文忠遺集卷七

撫鄂書牘

二

大爲刪減漕價實減去大半如收每石十三四千內有本色若干圍扣勻算作爲七千復從七千中再爲刪減州縣無所藉口大約每年所減於民戶者百八九十萬串而章程本內及奏章均只約畧言減百餘萬串從其少者言之不欲盡情宣露取快於筆墨之間也皖南北之地丁除每兩收至一兩四錢或一兩四錢餘者應請不必再減其每兩收數逾一兩五六錢者應酌減漕米兵米應以五千二百文一石或五千文一石爲酌中今擬參酌湖北前法而加以精意北漕提庫銀一兩三錢外提兌費銀一兩必不可少

少則異日漕務辦不動又另提兌費津貼二錢以作歲荒補救不足及道府衙門陋規又預備河運海運規費計算尙餘一千數百文以八百或一千歸官以二百文歸書差如尙有剩餘歸入兌費津貼亦可一并歸州縣官亦可兌費及兌費津貼須勻入考成內核算如不隨交兌費卽將漕米正額收數融算少收考課乃嚴正漕一兩三錢亦恐異日米價不敷運費不敷不得不如此預先安排兵米應提一兩五錢耗羨水腳在外又可另提補荒銀五六錢例定兵米不敷緩蠲其米價須國帑彌補應否五六錢尊處細酌之其兵米給綠營可支每

石七錢旗營每石加二錢作九錢

皖南有無應解旗營兵米尙待詳查

其例支本色一季者仍每石支七錢所餘均歸於軍餉此事若行則所補於國於民者不可限量刻下大益於民大益於餉將來辦河運海運均可以兌費之餘津貼承辦則改折之事卽奉行不改奏章三分章程一本附請察鑑採及芻蕘實可挽八百年之頽波而蘇億萬人之生命滌帥之改調皖南私德於公甚厚其公忠於國亦不薄公可展垂天之翼而培九萬之風旣爲地方官則幕中可請友朋不可以子姓昆季干預軍旅地方之事卽德亦怨異日且必有

寃不可言者每年以養廉三分之一分惠宗戚不可隨營也以滌帥之德之功而人猶疑沅公則閣下之族必不可在皖南無疑弟病久學荒所草布於左右者詞意蕪雜不暇另清改繕取其真切耳殊不足觀

### 復李副郎

來示言軍餉日絀但能儉已求人兩邊著實打疊譬如固窮之士不壞品行終不至餓煞此論精至儉已求人四字所公引申其旨發揮旁通以啟牖鄙人之愚四月宿松道上滌帥臨別贈言富莫如節用強莫如裁兵古今名論顛撲不破如何實力奉行之法乞

公示之並乞少荃公議

### 致李少荃觀察

庚申

聞次公得道潤澤豐美近移皖南官氣發舒更復何如前言錢糧漕米事昨夜不寐又思一策請滌帥出示咨行酌定米一石完錢若干除提出千文或數百文歸州縣辦公及書差飯食外其餘一并提充軍餉在皖南者次公受之在皖北者專以濟元公多公之師以錢交納一并歸公俟軍務大定再酌定易銀解部之法刻下多營中勞民力以轉運而曾李之委弁又豈能信其無弊懷甯桐城太湖潛山英山霍山宿

松望江畝費一並停止其九月初一日以前所收畝費截止另報九月初一日以後畝費卽作爲正項錢漕此事速行民生軍食均大有益求速與滌帥籌定並請簡明擬札擬咨速行九月初一是錢漕初報若不及時辦理則畝費之煩民不堪命而軍國之計毫無所裨少荃次青志意均不在皖北然此事亦皖南之利也幸速籌之

致諸將及各守令 庚申九月 日

隨州鷄鳴山捻匪現據該州稟報已經剿散所有梁守各營應飭毋庸前往六壽均警英霍六安商固均

胡文忠遺集卷五 五 鄂書牘

五

爲長淮根本空虛無備應令梁守回駐麻城以二營城守以二營紮兩路口之大小界嶺其梁守統帶分駐岳口之陳游擊一營暫駐原處候調以鎮沔陽樊城城濠現經陶營官督勇趕修較委員委紳實可迅速出力應由道府督催按照工程提用房租加以犒賞工成之後請顏軍門飭兵丁千人力爲守禦軍門昔年捍禦粵匪營壘堅定如山不可動搖况烏合捻匪豈能輕犯其鋒耶應請傳飭營中毋貪小利毋奸近功守而不戰以逸待勞總可保護市廛杜邊窺伺其老河口土城壕溝已函囑吉令黃承喬丞速爲興

修俟樊城工竣或另有警報即以陶允中移駐者河  
口專司守禦則捻匪無可擄掠必能保全再舒副都  
統前撥馬隊應不必前往隨州仍駐黃岡之下巴河  
整飭操演可壯內地聲援以固北門樊籬也

復孫樹人 庚申九月

得書並圖均悉礪內尙未派人是有險與無險同賊  
勢已逼幸妥慎提倡而警戒之一二正紳均有始勤  
終懈之意是大可慮也潛山安得不守守於城外何  
益山中之兵總以堅壁自固不得妄求戰功爲要槍  
礮須若干件可開單到此間走領不必親勞往返弟  
心中懸念各關卡如同鄉下老人夜卧不寐在床叫  
喚子弟諄諄然囑其關門也兄幸鑒之以時警策常  
惺惺法是保心保身保家之第一妙義有不聽令則  
董之以威可耳介唐之勇尙須十餘日乃可到到時  
仍撥入天堂爲穩

復李少荃觀察 庚申九月十日

奉書言高叟思親自督隊未必能止使不行林翼曾  
力阻滌帥以滌帥不善騎馬且關係全軍其平時節  
概如上年夏間尙恥襲取成都則必不肯爲榮陽成  
臯之獨騎跳去故願以奉戒至左軍師羽扇綸巾自

有道法戰事應從其志試歷三四次本領更強也開  
次青尙在且喜且憐之放令歸山不過一年仍以憂  
憤賣志以死次青御士有恩取友必信其戰事本不  
長其守事本可信兵負將非將負兵天下之林翼夏  
閒與謀次青募勇之事此次遲疑按兵不救林翼亦  
不得辭其責始檄凱章繼改春霆春霆遲行是其慣  
技次青此次被圍之時擁強兵坐視者相環也入城  
五日草創未定應恕其罪而憐其遇夷吾不死小白  
功成吾等將北征可以次公畀我乎乞以此致之滌  
帥左張鮑之軍能及此時求戰二三次則徽州尙可  
希幸復得再過半月須頓兵年餘乃可得也吾恐此  
後皖北皖南均阻遏不前盡爲望城欲哭之人矣勤  
王之義拜表卽行因與賊近改爲請 旨吾等惟  
應視義所在耳日蹙百里大勢瓦解行者固爲艱鉅  
守者獨能活耶

復孫樹人司馬

庚申九月十日

日

弟前言守礮守卡須有專責有專汛作爲靜局戰兵  
援兵須有定力有定勢作爲并力援應之局應如何  
辦法有無變通損益尙未奉復祈深思遠慮之設險  
之法莫如堅壁不戰用鄉兵之法莫如斂民自守李



牧治趙教民作保卽俗字之所謂堡也自李牧開此  
法馴至明季熊袁孫諸名將均以築關設保歛抑自  
固世人不用心考究耳大抵潛山山內不失則太湖  
蘄州蘄水均可無警此地不肖籌畫二年心力頗瘁  
用例外之賞行法外之法亦惟弟乃能執其咎近人  
無此揮霍手筆亦不耐此煩瑣也總宜蓄勢山內二  
三年之間不得更變吾法則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  
臨事有高屋建瓴之勢中樞獨運妙利無窮足下可  
以此函告之潛士并舒桐邊界之士其洗滌私心一  
力奉公毋背我法毋負我心來函已寄存省局可另  
備簡要圖說通稟存案庶後之憂邊者有所考鑑焉

胡文忠遺集卷五十五

撫鄂書牘

八

致嚴渭春方伯

庚申九月十日

日

鄂人非甫田之詩也是以開拓爲守禦乃防勦第一  
高手凡邊宜有守兵仍須有戰兵守兵不動久亦並  
不能守戰兵不戰久亦並不能戰其心散其志弛其  
力隳也譬之寫字讀書進德修業非猛進卽乍退游  
息只須半時半日則精力乃足若一日二日不做事  
夫或經月經年不求精進未有不懈不荒者彼文事  
尙然况用力之事耶彼武侯北伐豈不知必爲司馬  
所阻其力量亦實不如魏室明矣汝霖連呼渡河彼

豈不知力之不足以敵初起之金人哉又如襄陽被圍五年隔杭州二千里然襄陽失而宋亡賈秋壑特以酣歌湖上爲樂耳胡三省註通鑑於此事深致怨恨三省浙人也知南宋之大局在蜀在襄陽在淮甸故也公知蜀之與鄂安危與共何其明也乃不知皖南皖北之與鄂切膚又何其不明也卧榻之旁他人鼾睡猶不可爲設日夜在卧榻之旁叫號譁呼吾恐楚人欲一息之安枕而不可得矣總之戰事守事當必講求圍攻則綴兵力而傷兵氣須稍稍歛抑賊圍我而敗我圍賊而亦敗如寶慶與金陵之勝負可觀矣設去年因三河桐城之事不援寶慶則荆宜一帶今日豈能安處哉今年二月力請分萬人交滌帥援浙或疑擠滌帥之行殊不知四月以後仍分出萬人而又無由望吳越之門戶並無由補京師之倉廩亦且失鄂省之財用矣凡人總當憂勤千般苦楚均要人肯吃無自便之策我斂一步賊進一步可爲寒心哉

致李希庵方伯 九月十日

麻羅黃孝不必分防只須城守派二營足矣餘則盡在黃州城外操演日夜學習日夜挑選何方有賊應

之裕如其防麻城城內之二營亦半年一調入黃州  
操演另派二營往防不必支支節節分防也潛山山  
外山內不失則各路均可保安慶之圍師如滌帥嫌  
南岸兵少可以沅圃萬人調去北岸不須沅圃也

復蔣文若

庚申九月十六日

前寄營務之議疑不能決來函有恤民之心子其興  
乎上之不信久矣借字不靈林翼知世事萬難惟義  
是趨毫無意見亦無固我惟近十餘年頗刻厲作人  
歲寒晚節不可居於人下要在同人共相告誡訓勉  
之兵事無萬全求萬全者無一全處處謹慎處處不  
能謹慎歷觀古今戰事如劉季光武唐太宗魏武均  
日瀕於危其濟天也不當怕而怕必有當怕而不怕  
者矣質之高明以爲何如幸憐其愚而鑒其志

復六安州鄒季裳

九月十七日

得書具悉城營固守堅忍相持圩練齊心不可作戰  
兵以嘗賊只可作疑兵以懾賊或令於賊匪攻城之  
時多張旗幟遠站山岡以助聲勢或密令於賊匪盤  
踞之地多舉夜火緣山四出使賊終夜驚惶不得安  
枕皆所以疲賊制賊之法援師一節本擬俟南岸軍  
情稍定李方伯祁門回軍再行撥兵赴應連日陰雨

李方伯尙未回營暫難成行弟處另行籌兵一出霍山一出流波撞也

復余會亭

六安之賊不攻城而遽退天堂山險爲英霍潛太桐舒樞紐所在自宜預爲之防已飛致逸亭觀察偵探確切相機援應便宜行事三石嶺亦入天堂旁路應由弟處確審賊踪以太隊救護練卒仍祈諄囑該練等穩守隘要斷斷不可出戰輕犯逆股之鋒惟該地距樂兒嶺程途遠近如何兼顧如何調撥之法一面先行函致一切請便宜行之兄不遙制也至所稱撥勇一哨似覺太少或以一哨主守仍以大隊援之亦好但未親履其地不能審察確切應由弟臺酌量爲是總以守險伺僻爲主以逸待勞鄉兵可守不可戰官兵援應亦宜審機勢而後戰不可零星試戰此一定之法也

致左季

高京卿

庚申九月十七日

連旬苦雨已到祁門否北路警變尙是小股試症雨後擬試打之以覘新兵之好醜勝則增益不能敗則不能濫竿也公屢言南岸兵少誠然希庵渡江鄂人臨警呼救於五六百里外勢必不能三河之事救授

不及可見撥調之難惟賊圍我城則心目志力牽綴一處不能移易不能變化則發兵救援可以應手如寶慶之破石達開是也賊之於金陵破和春亦是此法都將軍與林翼今年議論言和春今春三月若先撤圍以自保較之敗後潰退其禍猶小也但名城不圍則賊不來救亦必不能得戰故有兵一萬圍城須另有兵二萬五千備戰此鄂力之所以艱難而遲疑不決者也如滌丈或不北援而南岸尙須添兵公或北援南岸無調度之大員萬不得已之計與其謀新兵而不能戰又苦餉竭則不如撤安慶之圍師尙是

胡文忠遺集卷八

撫鄂書牘

主

舊伍可用惟元公不願隳棄前功此則須滌丈與公與希庵公商會議乃可決斷林翼不容有所適莫又兵事本無萬全之策謀萬全者必無一全且滌帥奉

命已久吳人喜極生怨六月於茲矣水深火熱

之情亦無怪其日夜引領凡將帥之是非朝臣之疑謗均可一笑付之而士論民情卻宜顧念吳人好歌謠善著作顧亭林言明史最精確林翼讀明史則嫌其誣罔不信明史均吳人手筆也滌公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則異日之怨謗亦且不測公其善爲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誣也大約并力以萬五千人

深入徽州以求與賊交戰又速分水師陸師入揚州  
毋需以待賊毋疑以自餒是卽保全大名之道愛人  
以德之大法丈其沉思之林翼久病不祈死亦不怨  
生惟義是趨此心坦然而精氣迥異前數年矣丈亦  
宜量自節衛作梅可謀事平實明白吾見亦罕也

復李希庵方伯 九月二十一日

前聞狗逆未動六安賊不多願及暇時打開嗣因天  
久雨逸亭未撥營之先弟已飛函飛札止之蓋恐爲  
賊所牽綴急切不得回顧桐懷耳且逸亭獨行弟亦  
不放心恐其高興而適申賊計十九二十日函札均

明冬遺集卷七  
撫鄂書牘

三

如公來信之所慮公到青草壩須與禮堂商酌如禮  
堂能獨力支持則天晴十日再救六安而松子關之  
七營到六安亦不過二百里如禮堂不能獨支異日  
六安不失商固亦失再行回救羅田麻城亦可六安  
卽令能救出然亦不能代守也弟前此調撥迫於人  
言本未甚妥致煩遠念來書乃言憑直狂妄等字至  
好如兄萬無不聽良言之理幸勿如此謙抑也

復余會亭伍茨孫 九月二十三日

三四哨渡河守嶺未悉其地勢情形殊嫌不妥若謂  
救全天堂則不如函致彼處戒嚴天堂非湘軍不能

救以介營新到兆營散漫而介唐又未來也足下扼  
守山險不輕出戰保無疎失切不可孟浪渡河足下  
之隊伍尙未十分嚴整不可不知天晴五六日尙有  
變局臨時再函報樂兒嶺六萬寨卽十萬賊來亦儘  
可守所患者爲他人之不知兵情者妄行調撥則必  
以嘗試誤事耳戰事之要不戰則已戰則須挾全力  
不動則已動則須操勝算如無把握則堅守一月二  
月三月自有良方今日之人一見賊卽心動不能自  
主可戒也已凜之思之

復陳作梅太史李少荃觀察 九月二十四日

胡文忠遺集卷十九 撫鄂書牘

函

近日賊竄六安已入霍山城中青草壩距麻城五百  
里距松子關三百九十里距霍山二百數十里距六  
安約三百里而霍山距六安又止百里異日救五百  
里三百里之麻城羅田與今日救三百里之霍六議  
論尙多遲疑少決天晴十日當有他症再請希庵主  
持調度或親往營中商籌如奉 旨不北援林翼

或馳往太湖或移入天堂至皖北大局希庵旣作游  
兵遲速總在霍山羅田松關麻城三處分枝救人義  
也分也多禮堂一軍在前力非不强將本至勇然亦  
僅能獨扼一面賊若以一枝入桐城潛山之內而出

襲潛山太湖石牌之虛以一枝從練潭襲懷甯之後以正枝牽綴多軍使不能分賊力有餘而我力已覺不足必至囂然不靜謂楚能制賊殆是近人浮夸之弊若多李二軍并力於前而酌分 天堂之二營守潛山太湖尙虛石牌一處若霍山及潛山之險羅田松子關之險麻城之城及兩路口之險均能堅守三月五月不告援不分兵則前路萬分可恃告之余成梁三將恐未肯應也竊料賊計亦不若是之愚以上各情乞沉思博訪示復

復霍山防營分函 九月二十五日

胡文忠遺集卷七十八

撫鄂書牘

五

霍山一帶應戰應守機宜均請會亭自行主持賊多則專以守爲主五月之久亦不得退卻一步賊少可雕勦酌量以游兵擊之仍不拔營卽三四千之賊亦須敬慎以出之防其包抄防其埋伏至六萬寨應尅期修理而寨中無倉無屋糧不入寨民不入寨是浮慕結寨之名毫無清野之實近日賊所擄食系何人之米入霍城所擄稻穀包穀系何人所畱其在鄉所擄更不計數妄稱窖藏皆掩耳盜鈴之詞矣桐壽又言礪內各堡有穀無米已害者不肯起已斂者不願售昌營僅敷日食必得賊退米穀始能暢銷然則昌



禮之守霍山樂兒嶺者異日若援賊大至地方之穀  
米必不足以供軍食我欲會亭堅守五月必有飢餓  
潰散之虞設欲派援兵協勦助力亦必有停兵待米  
之慮米穀用價採辦尙不能應手則是不毛之土地  
何必月費二萬金之兵餉以代爲守禦哉又次蒸屢  
言軍米艱難欲請從英山運米到霍山英山亦山地  
也三百里山路運糧自走拙路只有就近運辦之理  
如桐壽次蒸辦米不到異日寨中不能儲積百姓官  
兵五月之糧則此軍當撤往有米之處另行籌防籌  
勦信到各自稟復

胡文忠遺集卷之八

撫鄂書牘

六

復嚴渭春方伯九月二十六日

復書懇請集思廣益以圖補救夜久不寐近日尤甚  
君父之難聞變已一月矣奔問官守之義臣職  
尙虧疆場牽拘按兵未動此心愧憤無以自立進言  
體要以至誠惻怛條理分明爲上不得慷慨激昂致  
違純厚篤棊之義人情於患難之際友朋伉直責善  
引繩批根君子猶或非之况 君父危難其忍放

言高論耶明夷艱貞之節鳴鴉哀悱之詞古人處變  
可爲師法夷人逼處都城明年以後更多反側太王  
遷岐婁敬入關之議亦時勢所必然惟僅變一法易

一地謂可久安措于磐石鄙人尙未深信耳兄血誠  
肝膽憂國至切敢以質之

致黃安麻城霍山羅田各令

近日賊擾六安入霍山城尙是小股初試游魂天晴  
十日另有舉動樂兒嶺以會亭七營麻城兩路口以  
湘帆五營松子關以武臣五營或七營扼險設防必  
能堅守五月賊不入山險又必境內不失關卡不告  
援不請兵則前敵乃不紛心不分力吾事濟矣其餘  
各礮各卡不能零星分佈以弱戰守之力前經疊次  
函札囑平時以十人臨警以三十人確探嚴防以資

胡文忠遺集卷五

撫鄂書牘

七

堵禦一切槍礮器具想製備齊全麻城城中米糧軍  
火亦須預爲積儲以期有備無患祈速將如何辦理  
情形縷晰示復此尙是先事預籌之方臨時警變總  
以賊到商城作爲臨警之日各卡乃添足三十人麻  
城乃閉城門也先事講求守具積蓄穀米及應城守  
之物須可支五月仍非警變不得支用此非躑一月  
所能辦理也其速籌之至霍山六萬寨須嚴勒穀米  
入寨有廬有廩足供半年可以古之田疇今之儲璣  
爲師法也

復李希庵方伯庚申九月二十八日

所示六安撥吳幹臣蕭翊入守本極妥善亦可穩守惟吳至今未到六安近已無賊似不必撥兵前往

異日則仍以保六安并爲代守乃是勝著六安失則

羅田麻城終年備戒不得一日安枕也賊萬人

到之指已賊盡在霍山及舒城山邊卽潛山與舒霍交界之山

外也賊已作窺伺天堂之勢天堂山內袤斜二百餘

里弼卡謹嚴介字二營似應移守天堂之龍井關內

以兆營本單弱也霍山之賊亦尙未據城城中本空

虛禮左蕭翊現在三石嶺如果三石嶺樂兜嶺山險

不失則英霍均可無虞石牌爲安慶之要道若異日

抽兵北援分兵南援安慶之圍萬一須撤

若不分兵不必說

則石牌乃太湖潛山之屏藩亦荆橋黃宿之捷徑不

可棄也來示欲隳僞城以省兵力亦有深意隳城須

用民夫二三十日乃能集事恐懷甯民力正在修補

安慶墻濠必無餘力可分弟意多禮堂兄撥二營守

潛山

或守石牌亦可

掛車河之兵尙不爲單兄處酌撥崇如

等二營守石牌

或守潛山亦可

則後路均可無虞其太湖一

城弟處派守請卽與禮堂速行調派其米糧只要先

得十日存積不動兵到之後逐日加增

期於足供三月而止天

堂山內二百餘里總名四天堂處處有險可守處處

有路可通實英山蘄州蘄水之門戶不僅潛山太湖  
二城依爲屏蔽孫樹人有礮卡圖其總圖可請查閱  
米糧既足賊所慣走之地亦賊所必爭之地也又伍  
令探報廬州之賊復到四萬之賊已上犯如果狗逆上犯賊  
數必不止此或尙有後隊未到也伍令所言賊之情  
僞頗有可採乞詳察之

致羅田縣潘堯臣

昨佈一函先事講求守具計已入照礮卡之設所以  
節省兵力予地方官民以據險慎守之方有守土而  
無守人雖天塹不能恃其險有守人而無守具雖賁

胡文忠遺集卷下 撫鄂書牘

九

育無所展其長項聞羅田各卡僅設盤查一應槍礮  
利器毫無準備將欲使之徒手搏賊耶抑謂外壯觀  
瞻賊遂望而卻步耶松子關成鎮五營分駐兩卡卽  
聞警再撥畱英之二營以成戰守之力亦斷不能零  
星分布而自弱其勢各卡守禦確探嚴防皆地方官  
紳民之責臨時賊至方可由成鎖撥兵救應若無軍  
火器具何以穩守而待援不能穩守亦何必以有用  
之錢爲此無益之浪費足下其熟思審慮之總之羅  
田松子關一路祇成鎮五營或七營必約爲五月之  
守不告援不請兵方能盡心力於前敵而境內一礮

一卡仍不容稍有疎虞救援不力責在將士巡防不  
確探報不實責在官民惟足下爲未雨之綢繆趕緊  
製備軍裝火器與民守之平時十人臨警三十人取  
用有備恃以無恐可破賊而亦可堅持是所企囑

復余會亭

狗逆未到壽六而梁園柘臯之賊每路萬人由合窺  
舒似尙是徇逆前隊其直犯懷桐窺伺天堂或再犯  
霍六均未可定至麾下之眾總以穩紮穩守爲主勿  
以賊少而輕出勿以賊敗而窮追最爲要著軍糧接  
濟必與桐封次募設法採辦並囑將六萬寨工程修  
築完固勒令居民攜糧入寨蚩蚩者戢未事而有畏  
心將事而有難心及至形迫勢禁勉強從命之後則  
又相率蒙業而安必事過境遷始知損我者之實以  
益我責我者之實以愛我也子產爲政褚衣冠而伍  
田疇而孰殺之歌終思誰嗣此則用寬之必先用猛  
也此意尙與桐封共領之

致余會亭

十月初四日

三石嶺靜而不動或必可守樂兒嶺則本可守之地  
萬一三石嶺眞力不能守則歸併樂兒嶺而以一營  
守土地嶺亦未始不可自保儻三石嶺軍心可支則

又不如不撤免致擾亂此中機宜兄不能遙制弟自酌之伍次蓀欲此閒添人此不知兵事之甘苦者也如欲渡河非添三四千勁旅不可如僅守險似已足矣仍由弟自酌稟復桂營五百人尙可助力凡軍事無論多寡總以能聽號令爲上不奉一將之令兵多必敗能奉一將之令兵少亦強湘軍之營多半皆大官非吾弟所能約束英山只有桂字一營尙可掇也然亦患其輕進隨大隊之後助戰必勇獨當守地尙恐其不免見賊而煩躁其人有膽氣無智識也

復劉印渠中丞

得惠函具佩碩畫遠猶扶屨起廢處滋蔓難圖之勢

胡客遺集卷之六 撫部書牘

三

奮臂爲雄服嶺以南從此削平巢窟不容藏疾納污境宇廓清功德遠矣承示山陝協餉緩不濟急欲爲變通之計秦晉解鄂楚皖解粵西一轉移遲速閒事苟可以勉強應命當何如竭力指措以助戎機惟是水陸馬步六萬餘人鄂力本不敷供億加以本年分兵濟餉搜括尤多而錢漕釐金又復因鄰氛水患大覺減色遂至前軍欠餉二百萬巨款空懸計無所出迭次奏請秦晉蜀三省月協餉五萬兩秋冬又加奏請山東廣東兩省月協三萬兩終年未得分釐刻下深拓皖疆數百里陸路轉運飛挽不繼軍食尙難敷

衍而冬令多寒征衣未授追呼日追士卒頗有怨言  
曾滌帥入祁門徵軍甫集而徽甯壘陷袁午帥定遠  
潰圍賊由壽鳳而趨六霍而舒廬伏莽羣興不特東  
征無進步亦且飢潰堪虞我公身在行閒久嘗苦况  
已得之城池無可棄置深入之軍旅無可節裁甫田  
遠人力小任重來示屬以澄清之任慚愧滋多林翼  
初撫殘壘亦皆藉鄰封接濟救我於危公今日事爲  
其難豈肯飾詞以謝不敏無如力不從心惟有慙恨  
耳尙祈鑒察

復曾沅圃觀察

胡文中遺集卷五

撫鄂書牘

三

圍城營壘難於處處湊拍局勢緊嚴雖疎密相閒而  
仍須一氣卷舒畱活兵以備匡救彌縫之用而後能  
戰能守無有他慮其因地制宜皆在卓裁審量祇如  
來示骨節靈通自能首尾相應匪同笨伯也瑞濠修  
整有備無患據鄙見狗逆現在廬江之說尙是虛聲  
狗來必聲稱三四十萬其號稱十萬仍屬小股游魂  
特我軍戒備之心固不必以狗逆之去來爲起止敬  
慎不敗儒修之要領亦兵機之上策也

復余會亭伍次孫

十月初五日

賊徘徊猶豫欲誘我軍先動耳或尙待下游大隊狗

逆如果真來斷不止六萬七萬之賊也凡兵事有先  
一著伐賊謀而勝者有後一著待賊動而勝者此時  
應待賊動而後應之躁者必敗靜者必勝三石嶺樂  
兒嶺總是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作爲定局渡河浪戰  
軍家所戒也

致余會亭

十月初六日

賊已逼近桐城僕所不放心者是三石嶺一處及天  
堂之近桐近舒近霍凡三縣與潛山毘連之山險恐  
尙疎虞耳介營兆營皆新軍恐其紀律疎步伐亂高  
興出關以逞雄又恐其不耐久戰也介營新集尤爲

胡文忠遺集卷十八

撫鄂書牘

三

可慮戒備之法須嚴須靜須堅忍大約異日最險要  
之處仍在樅陽練潭等處愚意欲自守太湖防他處  
之稍有所疎而太湖潛山或可堅守不失尊處三石  
嶺樂兒嶺山險可恃則僕可不紛心北路便專意前  
面於桐城聲息易通太湖城守亦微有益或由英山  
再派一營守土地嶺以爲後勁速卽酌復至麻城松  
關二處各有五營近日賊勢尙不趨重於此嚴密敬  
慎當可無患

致李少荃觀察

十月初八日

連旬頗憂鬱奉二十九日書尙未能復希庵原以備



策應救人然以一萬人救一處必勝以一萬人救數處亦難必勝據報六七萬賊集於桐城而蟄伏不動

動者必躁靜者有所待有所謀不可測也蓋待鎮江得手而狗

乃自來索戰近一月或十餘日縱陽練潭水深尙可無患

若冬晴水涸尙非近先險者是霍山余軍及天堂之

近舒近桐山險後險者是縱陽是懷甯多李尙隔二

百餘里當妥慎謀之賊不分大枝入麻羅四眼狗八

希庵必不動賊分大枝則楚之腹地驚擾堅忍不望

救恐非近人所能辦到也縱陽河水是經流非李忠

武潯江湖水平流可比如以排山倒海之力制之尙

胡文忠遺集卷七六撫鄂書牘

五

可堵塞經費毫無所出前已札飭懷甯望江宿松太

湖竟不我復桐城半爲賊擾潛山畝費養兆營尙日

日苦飢此二處尙未札飭帶兵人隔省辦事人已嫌

之隔省辦錢人尤不應辦錢較他事爲尤窘州縣何

其本省督撫耳恐呼應不靈也鄂餉極虧昨又先解十萬赴

京司道亦因此與弟日日爭餉彼尙不知前敵之危

險也春霆勇悍敢戰而胸無道理爲小人壞種所愚

弄而不知有密件一函乞兄密閱專人送去弟初欲

不與說明然仍是說明爲妥尊處待此等人總須剴

切詳明時時訓迪不可以其愚而不教或自嫌繁雜

則彼乃終愚矣時事本無把握賊來打一惡仗最好  
近日軍報乞示知

致鮑春霆鎮軍 十月初八日

日前袁令羅都司以弟密告之意來英山當卽復函  
嚴詞囑弟不得妄萌他念計可到覽前信中尙有未  
明言之意不得不剴切言之以釋弟惑九月二十五  
日滌帥奉 旨因某帥奏調弟軍北援奉 嚴

旨飭令鮑超迅速北上交勝保管帶滌帥與兄深知  
其爲人忮忌貪詐專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將弟若北  
援無論南北風氣異宜長途餉項軍火無人主持且

胡文忠遺集卷之五 無邪書院

五

必爲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也惟北援是 君

父之急難不敢不遵萬不可以他詞推諉其時滌帥  
籌思無策只得應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與滌  
帥若能北行則所帶將士或不致十分飢困亦不致  
受人磨折也弟若知滌帥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  
之不暇滌帥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也昨言欲  
克復休甯徽州仍求回北岸打四眼狗當已面諭該  
二弁以爲必不可行恐吾弟尙不知滌帥苦心婆心  
救全弟命之誠故不惜反復言之弟於世事太愚當

一心敬事滌帥毋得稍有怠玩自來義士忠臣於會

經受恩之人必終身奉事惟謹韓信爲王而不忘漂  
母一飯之恩張蒼作相而退朝卽奉事王陵及王陵  
之妻如父母終身不改此其存心正大仁厚可師可  
法弟以一協標兵受滌帥之知遇二年拔至守備加  
都司此次以舊率歸舊部豈忍萌妄念哉豈敢萌妄  
念哉如北岸狗來力自能支卽令力不能支滌帥自  
知派援不待弟之自請也手此縷縷訓弟皆一片良  
心之言千古藥石之言弟可熟讀莫忘仍不可與他  
人見也攻堅傷人挫氣誘賊出戰爲宜張凱章知兵  
可公商之

胡文忠公遺集卷之八

無邪書牘

五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八終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九

長沙鄭敦謹

纂輯

永康胡鳳丹重編刊

湘鄉曾國荃

復駱顓門中丞 庚申十月初八日

得示敬承一切和戎變局愈出愈奇彼族驕橫至斯而極既不能為背城之戰又不能為折衝樽俎之謀雖苟且於一時而要挾而求款約殊不可問犬羊凶逆之眾實逼處此未審何日 回鑾北盼幽燕

君難未急東望江皖師老無功憂憤何深慙憾萬

狀惟祝雄旌西指淨埽蜀氛控秦關而藩晉輔長城

胡文忠遺集卷七十九 無郭書牘

一

若接西顧無憂蓋避狄遷岐已有敷陳入關之議者或冀 中興締構豪傑並起而乘時資夾輔之勳而

成再造之業此則杞憂之所難驟釋者也滌帥前疏

計日內可奉 批答都直夫中途銜 命仍赴

淮揚則楚師亦當可以止調刻下舒廬伏莽麇聚桐

城狗逆將并力於楚軍誠慮飢疲之卒應接不暇耳

復雪琴方伯 十月初八日

得先後所寄手書憂 國甚深論夷亦甚確中華之

大魏闕之尊虛無一人可以卻敵瑣瑣急於求成而

目之為爽快其玩弄可知縱避狄遷岐誰與匡扶締

造惟帝心簡在使天下賢者幡然並起而乘時  
或不至信讒信盜日卽於流失喪敗而束手無策耳  
狗逆至桐城不急求戰恐其以大軍牽制多李而另  
分悍股別逞狡謀天堂潛山太湖業已分兵守城守  
險而樅陽安慶兩路仍仗麾下全力綢繆相機策應  
若使如小池驛之役并力一處則多李兩軍或足以  
禦之而尚可徐圖破滅也吉鎮易姚當卽補札應畱  
樅卡亦惟弟命是遵

致翁祖庚中丞 十月初九日

狗黨屬聚桐城蟄伏未動其發之也必猛節據探報

胡文忠遺集卷十九撫鄂書牘

二

並獲閒謀供稱該逆欲牽制前軍暗襲懷潛後路現  
在各備戰守以伐賊謀而破釜沈舟誓不退卻一步  
有爲收斂固膏之議者特以血戰所得之城池不甘  
棄置耳惟是狂寇在門空困徒指飢寒交迫竟有病  
莫能興者我士無諱情實可憫蓋本年積欠已逾二  
百餘萬兩而支絀情形與去年前軍奚啻天淵苦搜  
力索無處著手徒喚柰何和戎之策皮幣珠玉均不  
得免部文羽檄促提十萬不忍不急君父之難  
而力竭軍飢直不可問近聞宿松下倉埠祝墩老洲  
頭等處係該縣黃令設局抽釐查問一年所解不過

二三千金而實不止此數若辦理得人必可加增一倍貧苦之人視一絲半粒亦增珍重特欲爲不情之請俟閣下裁酌可否由弟處委員專辦顏厚心忤未敢必以爲可姑試求之

復羅少村 十月初九日

汪省吾所寄手函不忘規勸非性情相與者不肖言亦非閱歷有得者不能言卽此已見其心術學術之正足成吏治而體民情夫善人國之本也必欲強畱於鄂毋許令其高臥東山賢姪爲我婉致之

致司道及糧臺米局 十月初十日

胡文忠遺集卷五十九 撫鄂書牘

三

懷桐各軍飢寒交迫應請將一切雜支由藩臺鹽糧道臺糧臺暫行酌停酌借三四月專濟征餉此餉銀之大綱也仍苦餉需不繼枵腹可虞兼以援賊麇集皖省百姓聞警遷徙米糧亦艱查湖北豐備倉尙有積存捐穀此項穀石每米一石合捐價三兩四錢每穀一石合捐價一兩七錢若以碾放兵勇口糧照捐價叩算兵勇更形艱苦應減照時價叩筭比漢鎮市價尙須再低十文十五文以示優養士卒之意此急籌兵米之要法也合卽飛函奉告卽速將豐備南糧等倉存穀由糧臺捐米局迅速碾米一萬五千石專

委員弁各帶制斛一面運送桐城掛車河多副都統  
米五千石青草埒布政司銜荆宜施道李營米五千  
石安慶道員曾營米三千石縱陽鎮韋游擊米八百  
石太湖城守米一千二百石各得一月之糧可收三  
捷之效幸勿稍遲其運腳由捐米局會同糧臺墊解  
其押運委員務須迅速由司道糧臺并武昌府遴委  
委員限一月內赶到華陽鎮由內湖督同望江縣懷  
甯縣運送石牌毋誤爲要

復左季高京卿 十月十一日

軍中勞苦敬問將軍眠食何如希庵早回桐城據報

胡文忠遺集卷三十九 無鄂書牘

四

狗逆已至然十日之久蟄伏未動殆有狡謀此間各  
大將均能嚴密堅忍以待之蓋本有破釜沈舟之志  
卻以攬轡安閒出之其濟君之靈也古今戰陣之事  
其成事皆天也其敗事皆人也兵事怕不得許多算  
到五六分便須放膽放手本無萬全之策也皖南情  
勢不熟不能逞臆惟丈與滌丈謀之斷之賊本至弱  
并力圖之必可破也九月二十日有 旨止鮑春

霆之北行我輩專意東南分當效力 天心仁愛

卽顛沛造次而不忍於吳楚之民皮幣珠玉太王樂  
天明夷艱貞王室如燬此後努力歲寒願公節勞自

衛母以精力倍人自竭其力林翼積勞六七年憂思成痲病勢日增而不可言病故望公早自節宣母使眞病也林翼雖力戒春霆攻堅以春霆有攻堅之癖又屢寓書滌帥戒止之連日不寐苦思再四兵行如水不可執著如有可攻之機則昔年羅李之攻蒲圻春霆之攻意生寺亦未始不以血肉換此城壘應變之機公試謀之公之戰馬膽力何如南人好川黔之馬是小走碎步非馬之正軌北馬乃良所向無空闕一心成大功然須腰腳有力乃能乘此明以示我以憑物色

復李希庵方伯 十月十一日

胡文忠遺集卷七十九 撫鄂書牘

五

帶兵以討賊而救民也受篆治地方以課吏而保民也治國莫如仁賢理財必先政事吏事尤爲兵事之本貪慕爵祿公必不爲卽不肖亦尙不爲然處艱鉅危難之時非帶兵不可僅帶兵而吏治不飭民生無依卽日殺千賊無補於大局故非兼地方不可天下之兵食均苦日竭不惟皖鄂爲然介而離山礪而離水則吏民坐視士卒之飢苦而無能展布必不能掀拳風雲拯救水火爲皖計爲公計以受印爲正則介唐勤苦不貪弟亦殘息尙活心神未盡糊塗或可贊



助一二事觀朝廷畀任之隆圭璋特達並無薦舉  
公之忠誠帝心簡在開屯以聚米運鹽植茶通  
商惠工訓農以阜財活此淮南淮北江南江北之百  
姓則名將名臣公且兼之矣賊蟄伏不動須待其有  
變證而後痛加芟夷斷不可輕動動則必挾萬餘人  
全力又斷不可零星分兵餉尙未到兵尙未齊賊又  
捉摸未定求兄堅忍不動有破釜沈舟之氣概尤貴  
有攬轡安閒之整暇也

復曾沅圃觀察十月十二日

讀手教以希庵前此商議移駐高河埠一節承公毅

胡文忠遺集卷十九撫鄂書牘

六

然以賊入集賢關尚能堅持十五日二十日自任公  
志與公之軍氣早料其必能如此今讀公書氣甚固  
志甚堅所言事理亦平實無一字虛夸感慰欣慕烏  
能自己幸以尊意告之滌丈希庵爲要此閒亦將尊  
函鈔寄各處使其專心破賊昨函以三千石米運安  
慶尙有太湖城守一千二百石亦應改奉安慶軍營  
也次青之文讀過悲其志惜其才終當設法以曲全  
之

復李眉生駕部鴻齋十月十二日

夙未晤教而閣下之德性襟期久經耳熟頃聞台旃

出都作挈眷遠游之計竊謂盜賊充斥之天下與叛藩叛國可以避地避世者不同縱作意避秦何處是桃源勝境况以閣下之才學而遽思高蹈誰與其濟時艱因特賦杖杜三章相要道左尙冀枉駕來游不我遐棄謹埽榻以待

復鮑春霆軍門 十月十四日

得惠函知休甯城外二十八日戰狀左縈右拂指揮如意有此一捷足寒城賊之膽楊逆李逆分路來援自當嚴爲防範有守兵而無戰兵有圍兵而無勦兵則外寇突來軍力不能靈活無以制援賊之死命弟與凱章合籌勦辦審慎機宐師克在和當可得手兄處步騎祇桂營五百人鄖陽馬隊二百八十人此外並無一人一騎當亦弟所深念也且徽甯一帶萬山叢薄馬隊尙難施展岐路雖多祇在確探賊情相機堵截斷不可過分兵力自弱其勢惟卓裁審之

復李希庵方伯

得手書敬承所訓無缺而後動以作百萬賊觀此宗聖之教所謂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守約施博斯爲大勇沅公氣壯心雄半月二十日之守確有把握使我兄得專心力於前敵謀所以破賊之道狗

類雖多何患焉糧臺解項日益不繼減成捐輸尤難  
應急以積倉爲裹糧亦一時權宜之計軍食本艱國  
人皆以夫子將爲發棠可止則止尙待審之

致曾欽使 十月十五日

奉手教敬承一切並恭讀鈔寄

廷旨及與左公

往來書靈活之說機勢之論左公意在雕勦也事理  
固有可憑責之皖北軍情亦頗未中惟林翼愚慮兩  
岸兵力已集不必再望添兵添兵則不僅無餉亦且  
無將又兵事不宜長顧卻慮太謹慎則嫌於拙滯進  
兵求戰約不過五六分可靠便應放手放膽丈策左

明文忠遺集卷九無邪書牘

八

公速進屯溪是也見及於此卽求決行至大府規畫  
之地總須寬博有餘取魚鹽絲枲布帛菽粟百物富  
饒之鄉先爲措置目前卽苦枯寂異日仍可發揮聚  
人日財此尤兵事機勢之要丈意欲速至淮揚如取  
道六壽則請咨明皖鄂兩軍須先固守六安壽州則  
淠水淮來可無阻滯皖南皖北江南江北何嘗不可  
富強人自棄之耳

致李希庵方伯 十月十五日

公畏官爲羈勒誠然弟之於兄本另有相知相關處  
他人不能喻也此事兄可自告之滌帥代酌弟必不

相強蓋私心不忍強也丹初第一正人君子也以對  
不過軍士爲恥愧便是正人心術有一美才周壽山  
公與深談否此奇士也亦微有毛病世人固不識此  
人疑我之私之天下惟不明白人多疑人明白人不  
疑人也可嘆

致多禮堂都護李希庵方伯 十月十五日

頃營務處議出霍山之說鈔奉台鑒霍山賊數不多  
其爲牽制之師防我軍由山內出擊之計情跡顯然  
若以松子關之成鎮七營出流波碰與昌營七營郎  
陽馬隊二百并舒公馬隊三百亦是避實擊虛之用  
應請卓裁籌商示復再安慶賊匪是久困象此賊結  
局恐非投誠卽黃夜亂竄耳

復駱中丞 十月十七日

萬人軍食裹糧未豐蜀道殊難征途可念石逆闖入  
楚邊應請台旆由寶慶辰州進發聲威遠懾該逆或  
畏而不敢前若逆謀借境入川雄師中道截攔擁轡  
援桴縱橫痛殺絕其思蜀之謀卽奠南防苞桑之固  
一舉兩全功德遠矣川中探報鈔奉清鑒

致閻丹初農部 十月十七日

潛山礪志一冊惟不應附災異耳已致書樹人刪之

言災異則足以蕩民心而又有不仁之惡念其殆敢  
犯上作亂之漸乎樹人採皖樵之言而不知察弟故  
嚴諭止之惟其辦糶之勤苦並其率作興事之功戶  
口阨塞之得其實而居其要亦不可掩其善而不嘉  
予也第思處事應物惟無私心者乃當於理而得其  
平願與丹初勉之並乞果臣梅村兩碩儒以時匡救  
不肖之不逮

致嚴方伯閩農部及各僚屬十月十七日

碾米須動三萬餘石之穀非因辦米起見欲使米局  
稍捐二萬餘兩不急之穀而糧臺頓增三萬餘串之

胡文忠遺集卷十

撫鄂書牘

十

餉也軍中不重米向亦頗畏官米林翼豈不知之若  
委員採辦商米營中之委員甚多下游之商米更佳  
更切近只須餉銀不虧何愁無米哉渭春所言六不  
宜等條均薄物細故以舟裝運入華陽到曾道各營  
與水次最近卽多李二軍石牌內湖水次亦便均可  
不須另製口袋渭春擬以錢一萬串并米局銀六千  
兩採辦商米一節應卽停止卽以米局銀交糧臺濟  
餉丹初所擬派黃丞舒丹領銀錢採辦一節尤應卽  
日停止仍可照十六日發行之札碾運倉米卽不能  
限定一月亦可陸續運濟但須嚴禁委員攙和沙水

毋使天下之人不信官物而以官爲詬厲總之此事  
因糧臺萬分支絀特爲酌盈劑虛無聊之極思若糧  
臺道臺牙釐局能月足額餉又何須多此一番勞費  
前已函致多都護李方伯曾觀察處李方伯念武昌  
聚米之艱不欲貸粟林翼憐糧臺窘迫之狀思目前  
之急難仍急欲小補之此後應先行轉運如軍營餉  
足自知畱止我卽札飭停碾其辦播發腳等事或米  
鋪領辦或委員經理尙易爲謀異日此數總須碾動  
爲米也

復多都護 十月十七日

胡文忠遺集卷五十九 撫鄂書牘

十一

承示擬待逆壘紮近察其虛實并力痛勦可謂老謀  
軍事不在性急於一時惟在審察乎全局全局得勢  
譬之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此次堅忍以待大戰  
各路又均有布置卽代賊爲謀亦頗苦難於著手軍  
事到緊要之時靜者勝躁者敗後動者易先動者難  
能忍者必利不能忍者必鈍此其大較也賊知安慶  
望援甚急恐不能忍至一月二月之後我軍人力地  
勢可堅忍自持幸公商之朱副將希廣以獨騎一人  
帶親兵三人見賊卽追致受槍傷查朱希廣黃勝日  
兩副將均是副將何紹彩之哨官從何紹彩營中分

出何紹彩九年春因勞致疾現已精力復元其人打  
仗勇敢現在英山帶親兵百人爲弟護衛弟卽日札  
飭以百人前來桐城總管朱希廣黃勝日兩營之事  
二營均係其舊日卒伍能用命也如希廣傷未能速  
痊卽請札飭何紹彩并管新左營合成六百人亦必  
得力道州之勇宜於衝鋒不能持重卽如此次以三  
人追四十賊馬勇而輕進是其弊也守城則應用穩  
練之營不宜用輕銳之將驍果之士也鄙見不必與  
潛山調換爲是

復官揆帥 十月十八日

胡文忠遺集卷三十九 無邪書牘

七

西巡之議亦卽太王避狄遷岐之事如 朝議果定  
弟望淺名輕不敢多言大政惟應自請治兵襄陽以  
爲關中屏蔽特楚地徧小財賦不足以養兵河南南  
陽二府是秦中門戶如有老成大臣特奏以二府歸  
楚暫管則益以二府之丁糧可養兵五六千人舞袖  
乃可回旋耳然此亦創格未能信其必準行也湖北  
籌餉必應於懷桐克復後卽裁一萬餘人乃可善後  
否則終必飢潰飢潰之患較敗仗更慘催餉之摺明  
知必無實濟然必求挈銜會奏賊日多兵日少賊日  
富兵日貧江南浙江之事如此楚又何能獨支乎

復會沅圃觀察 十月二十日

得書并所與將士約法之章想見亞夫營整齊嚴肅非同兒戲以戰則克以守則固欣慰何如一時傳觀諸人首肯不獨星槎歎服已也希庵不願接印欲以專心兵事特念皖北上游吏民事十年無人過問無吏何以撫民無民何以守國公與滌丈能勸其兼顧郡縣以固根本則呼應亦較便捷易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君子不用也未審尊意以爲何如桐城之賊伏匿未動尙難審察機宜惟在多李兩公見機而作耳霍山賊股往來牽掣擬以松子關之七營由流

胡文忠遺集卷十九無邪書牘

三

確會合昌營出擊之

復沈愛暄大令 十月二十日

得書具悉一切外寇未來內奸竊發祇在訪查戡捕以消禍於未萌訓眾而好鎮撫之民情既定遂可安堵無恐萬一鄰氛告警確得實在賊情自當撥兵援應城守旣備兵力又暫資彈壓謠言不足信也驥雲方伯未任皖臬復擢蘇藩 帝命不違何能畱楚舒公之馬隊八百非實在有事不能因府縣之虛聲僕僕道途也設馬隊派到無仗可打君能執其咎乎

復彭雪琴方伯 十月二十日



練潭孔城白兔湖塘田張溪鎮各路分飭戈船到處  
擊賊冬令水漲天助雄師而南陵一戰保護名將尤  
徵弟與厚庵軍門見幾明決全數萬生民之命造福  
已多而無意中竟得此堅忍強毅之奇材厥功更偉  
天下危注意將何地無才特患不求耳飢軍脫於虎  
口解衣推食自是急需來示謂棄南陵出江以圖再  
振若得養銳一月必可成得力之軍厚庵兄與陳鎮  
軍斟酌情形相度地勢當能妥當矣陳鎮軍處另函  
慰藉乞卽飭遞爲荷

復孫樹人司馬十月二十日

胡文忠遺集卷七十九 撫鄂書牘

七

得惠函井井有條理霍山衡勇舒城和勇營制所定  
簡而易從具見董勸有方用心良苦而民情踴躍戮  
力同仇實堪嘉許惟團練在民而不在官來示頒給  
關防一節適滋流弊成營之後仍囑穩守要隘萬不  
可輕出而與狂寇爭鋒果能慎守無虞卽附於官軍  
記功議獎或由地方官稟報皆屬可行介字二營應  
暫留天堂山內要隘以爲兆營策應

復閻丹初農部十月二十日

渭春寄兄信已閱此事弟不應於小節條例中著意  
渭春才力精神大有爲惟望其學德日進勉爲名

臣若如近人之志以爲苟如是是亦足矣則是卑俗  
諛人之交非君子相規益之道是在兄之互爲勸勉  
矣

致曾沅圃觀察十月二十日

近日以來湖南北並無勇可添卽添亦是游勇之蕩  
佚不受約束者不可戰亦不可守水涸河淺卽添三  
百人亦屬不成軍勢或欲以重兵駐於賊必來之路  
及我必走之路而故開一角設兩翼以夾擊之又前  
路迎勦而尾追之蓋謂人道天道古事今事無七八  
千人同爲一邱之貉

一部通鑑并無圍城而使盡同  
歸一劫之事蓋非竄卽降也

胡文忠遺集卷七十九無邪書牘

圭

歸浩劫者厚菴前欲陳鎮大富助防或有此意愚人  
無識所見所言不必其果有可取仍請以此臆說質  
正滌丈厚庵希庵蓋昔日患其相通圍恐其疎而古  
人古事總以圍師必闕爲訓其理何如幸酌之

復曾沅圃觀察十月二十一日

希庵薄臬篆而不受設以使節畀之能不受耶皖節  
之束十居八九此皖中亂極思治之機也希庵如何  
能退弟已三年不加一贊詞原有私情於希公而

天心鑒察畀任獨隆天也天可逃乎爲將在得人  
爲大吏亦止在得人其體異其揆一也公言高叟數

月之後亦知行之維艱此爲至言我輩走錯路了若昔年閉戶著書使天下後世想像其人必曰惜其時不之用耳今竟何如丈閱此當爲一噴飯舒六兄馬隊亦調由太潛來會成鎮調入霍山旁路卽賊由霍六人松關之來路也迎之於外較佳

復閩丹初農部 十月二十四日

王翦用六十萬人日以美飲食撫循其士而不遽戰李牧治邊日以市租椎牛饗士而不欲戰養之久而氣勢之蓄鬱於中乃愈厚近三月水陸各軍應請傾囊倒篋而出之待餉則拔營不動討賊必無功也賊

胡文忠遺集卷七 九 撫鄂書牘

六

數不至如常州人所供之多比春閒少五六萬人耳致多都統 十月二十六日

頃得滌帥寄件南岸之捷事勢已穩桐城二十五日合勦諒已有軍報在途弟思荀悅之論兵也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隨物變化誠爲兵事之至要老兄與希菴合謀二萬餘人如一人一心大功必成弟不妄出主意不掣絲毫之肘惟其是而已

復霍山縣張桐封 十月二十六日

得書具悉米粟芻茭採辦不竭並備竹木以資軍渡想見紳民響應董勸有方至以爲慰添練鄉丁立成

營伍選派勁勇百名教習技藝仍以寓兵於農之法使民力不疲而緩急又皆可恃亦自謀守禦之長計也但其要在於紳董得人不得侵不擾而後實效可期是在足下之善爲審擇耳

復翁祖庚中丞 二十七

得賜書具悉苦衷調劑曲盡權衡淺人未知其深妄肆狂瞽猶荷盛懷採納慙悚何如居今日而求才雖破除成見猶懼不足以廣羅賢士共濟時艱况到處生嫌動多掣肘如善鬪者而束縛其人之手足拳勇無所復施公之所處甚難而蓋勞亦彌苦矣借材之

胡文忠遺集卷三十九 撫鄂書牘

七

說鄙人延訪雖殷禮羅未富極感謙光之下逮慮無可取懷而予以副心期毛驥雲升擢蘇藩李希庵擢皖臬希庵專意討賊堅不肯受臬印弟敦勸再三其人高遠不可以階而升視官如桎梏如羈勒視官場陋習如美色淫聲之不可近確乎其不可移也昨因安慶會軍索餉甚急無可指措有札行州縣並請酌定加札可否均惟台命蓋楊軍多軍李軍均欠餉數月共二百萬兩飢軍苦戰貸米無門力盡筋疲故有此不情之請也桐城之戰李軍捲旂疾趨由青草壩附多軍以計誘賊二十三日大獲全勝若再得幾番

痛殺可以遏狗逆龔逆張逆之兇悍霍山一股成余亦卽日會師出擊矣

復王王秋孝廉

十月二十七日

來書以天下形勝宜重西北而輕東南深識偉論欽佩無旣荆襄爲南北咽喉誠得兵力以設重鎮訓練生聚接應亦復不窮羊叔子之敎卒收平吳之功抑非人莫與屬也諸侯守在四境而鄂置孔棘頂踵腹心無一可恃皖氛尤爲甚惡非敢爲甫田驚遠欲以靖邊氛而固吾圉已如騎猛獸不能中下岌岌乎時有反噬之虞况責以蜀道秦關遠爲控制鄂中之力

胡文忠遺集卷十九 撫鄂書牘

六

或恐未皇抑又思之江淮爲天險而地利亦從此流通天塹之雄賴有楊彭水師一氣貫注而長淮一帶扼守無人壽州名城非恃楚師犄角牽制亦幾不爲我有幸而得全腰膂而髮捻勾結悉銳以抗楚師桐城之多李兩軍霍山之成余十四營日有戰事惟冀遏此兇醜徐圖恢復要非廓清江面扼守巢湖而兵事終難運掉耳刻下積欠各軍餉需在二百萬兩外食粥不飽敗絮無溫我士無譁殊爲可憫來示陳君卹賞一節自二年至於八九年節義局先後查報奏案十七次每次多者數千人少亦數百人庫如懸磬

前後各藩詳定於軍務完竣始準給支卹銀卽湖湘將士之大小文武戰歿於鄂潯江皖者均未能給卹也陳公之事應由原籍具領弟卽札飭所司亦不得分文之實惠鈔票等件鄂中本未頒行陋邦貧困其細已甚大雅所鄙笑矣

復舒輔廷都護 十月二十八日

得書以此番進剿尙未得揆帥明文想偶因他務延展而弟處已有咨行矣兄之忠直樸實惟弟信之至深弟曾言無論如何弟與兄與希庵三人永不相離總是三人共命而已一切不必生氣似宜速到桐城

胡文忠遺集卷七十九 撫鄂書牘

助希庵合戰爲是是所拜禱

復曾制軍 十月二十八日

奉手教並抄示軍謀數則敬承一切賊情地勢隨時遷移林翼距皖南太遠又不深悉地勢未能遠謀丈所籌思均極妥善游夏不必贊詞惟賊計不襲成跡不必定走舊路我軍只宜并力不可太分此愚人之臆見懸空而又無所指實也又奉十八日賫回復函於廉卿梅村之文則賞之於野人之獻則欲拒之文則貴德賤貨而林翼之無文可爲慙悚軍中勞苦目營四海心憂九州折枝之勞以助神明承筐之將無

違忠愛若竟卻謝則恐懼於屏棄而將無以自立遲  
至明年蠹蝕其中又何貴乎箴言書院藏書漸富丈  
到揚州再賜數種則顧子所謂明道之文經世之文  
與切於實用之典章庶幾大備所求於丈者甚奢博  
而不可殫紀丈得毋怖恐而預杜之耶桐城近二三  
日將大戰林翼到此時轉甚閒暇希與多之和睦如  
一鼻孔出氣希庵夜宿多帳中并不歸營亦奇境也

致馮价人太守

禮藩

十月二十九日

林翼幼游江漢見小艇民船光澤可鑑不過自惜其  
物耳見銅船糧船龐然大而黯澹不光疎散朽敗  
事經官手刻蝟者十餘人百餘人心以爲官物則必  
歸於朽敗而後止吁凡官物官財官人官派無不如  
此令人目欲裂而髮皆衝然則處今之世將放流乎  
官而後爲治乎是又不可以做百姓之心做官以治  
私事之心治官事亦庶乎其小瘳乎吾願與同志共

勉之

致余會亭

十月二十九日

戰不可急須定乃戰也羅田襄陽勇丁有奮進之志  
卻須防其紀律不嚴站腳不穩也凡兵勇不難於進  
而難於站穩此堅忍之實在功夫多歷戰事兵勇乃

有進境

復劉霞仙司馬 十月二十九日

承示軍政與吏治相表裏此論誠然顧帥入川慮事  
權不屬呼應較難楚蜀相依關係匪小然外閒大任  
天心確有主宰非遠臣所能知刻下石逆竄擾  
湘南尙煩蓋筆運量分途截勦可以紓桑梓之患亦  
卽以絕其思蜀之謀則造福爲不少矣川氛屢挫於  
楚師而用之者尙未能盡得機要若再添萬眾而將  
士復有所主持埽盪亦自易易第非速紓南患鼓行  
而西則繁富要區傷殘殆盡乘其敝者愈覺無可措  
手耳

胡文忠遺集卷二十九 無邪書牘

三

致羅少村

敬啟者廿八夜作書專丁行至中途遇孫都司而自  
歸原信仍附上孫都司到讀手書大慰明德正人慍  
于羣小屈于人者將申于天地得作梅兄之大力使  
忠魄得所依歸鬱鬱佳城以世蔭其後裔而讀書守  
道義於無竟公之功亦大矣林翼病除而衰弱不可  
除所示均悉現 臨別所定方不敢增刪自立意慎  
之也心欲求作梅兄不須與離而天寒山徑凍封惟  
臘月廿日之約必求俯從耳 員及弁兵費至二十餘



金又犒勞酒食是鄙人無益而少村轉勞也心何以  
安縱陽賊退南岸近狀亦穩此頌大安

明文忠遺集卷五

撫鄂書牘

三

明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九終

胡文忠公遺集卷八十

長沙鄭敦謹

纂輯

永康胡鳳丹重編刊

湘鄉曾國荃

致各帥及各守令 庚申十一月初二日

桐城援賊自十月十四日起經多禮堂都護迭擊獲勝二十八日李希庵方伯率萬人戰其前多禮堂都護率萬餘人擊其後斬馘不可勝計賊隨棄壘宵遁查六安霍山賊所垂涎霍山附近本有另股分竄之賊恐賊必歸併一處應飛函致六安州牧武臣鎮軍會亭副將嚴密準備或戰或守相機妥辦其六安州

胡文忠遺集卷八十 無郭書牘

一

縣尤以慎守嬰城待援爲囑如敗賊蟻聚過多應另派援軍來助並函請老兄或由潛山入天堂出霍山或請由太湖英山入霍山以重北防而顧六安霍山之要其李方伯一軍如應救援六安霍山應於日內審察賊情由李方伯主持審決由潛山山內行走如待賊入內地始從麻羅迎剿其道里較今日之勢轉爲遼遠而勞費正等討賊之要不可吝費若以轉運爲艱英山轉運局富勉力任之惟望各路軍營馬探迅報事有宜急於援剿者不必候此閒咨札并飭步撥日夜循環依限速遞足不停趾以利軍報

復官揆帥十一月初二日

奉手教敬承一切粵西竄匪伺湘軍之趨重常寶而疾趨衡永鄙見料之衡永均無足慮是欲急趨江西以合於下游之賊黨石逆並不在其中已無疑義長沙爲可無患派去礮船亦可壯聲威耳下游水師實不能分撥舒營如有弱兵可另函問之再行遣撤所錄 廷旨奉到賊尙不要緊吏治不修比賊更害民也援賊經多李前後夾擊斬馘無算退得甚快心不固也六霍之北防及樅陽江岸尙可慮耳

復李希庵方伯十一月初二日

胡文忠遺集卷八 撫鄂書牘

二

二十九日賊遁如前數日所殺不多則尙有他計也恐六安霍山更多防備亦恐由廬江江岸入樅陽以迎安慶之遁賊一切情形道遠難於遙揣當機立斷惟在老兄舒公似可撥入霍山金逸亭另帶一營似可先入六安城守賊至則堅守待援庶援師可以從容就道六安一州爲滌帥異日入揚州之要道而麻城松關尤爲切近故愚人獨憂念及之非甫田遠人之詩也如何辦理老兄明決酌度示遵并祈先行札飭速辦

復多都護十一月初三日

得書具悉一切蠢茲醜虜棄壘遁逃創鉅痛深人心稱快士卒踴躍用命或保二成或二成半均隨尊處斟酌弟不駁回至於餉項所欠總須清繳不能久懸必俟懷桐克復裁去萬五六千人鄂力乃可支展否則長在窘鄉終無足食之期軍心必懈惟得力兵將必不裁減耳飛虎左營即可減去凡營之不得力者若不撤遣則視爲鐵帽子不能感愧奮興近五年弟所招營約百數所撤者亦將五十矣穆副將正春打仗可靠添募一旅事屬可行惟近月以來各營兵額太多滌帥添募亦多湖南竟無勇可募擬俟懷桐克

復裁勇之時挑選成營則勇丁較多較好蓋無論如何壞營只是營官哨官不能得力好營必有膽怯之勇壞營亦必有膽壯之勇也葉介唐尙未到皖其所募介字營千二百人勇丁甚有驍果之士兼有烏鎗好手山民行走如飛能耐勞苦惜其所委營官約束不嚴紀律不熟恐難成節制之師弟擬俟介唐到後與之面商撤出此千二百人若尊處委員挑選必有四百精兵凡勇總要撤後另挑乃服管束不可就現在營伍而易將舊營伍而易新將猶束散枝以爲薪不能枝枝葉葉相對相當生氣勃勃也撤後卽日召

募則耳目精神歸於一人如活草活樹枝葉自然相生也高明以爲何如

復彭濟臣廣文

十一月初五日

漢口爲通閩稠市五方雜處誠不免奸人溷跡其中而稽察不嚴巡防不密祇能責之文武員弁與在汛營兵施游擊帶兵數百巡防彈壓是其所司若另挑百人安營住守則此外分巡之兵必生懈心况現際軍餉大艱前敵萬分竭蹶來示酌加口糧之說殊不可行局丁竭力辦公杜偷漏而無侵蝕頒發功牌以獎勤勞即可開單照給至以救生之餘資澤及江岸枯骨無令暴露應如來函辦理卽候具稟批行

胡文忠遺集卷八

撫鄂書牘

四

復翁祖庚中丞

十一月初七日

得手書感荷盛懷雅愛欲使連營六蓼擊柝相聞楚皖邊防呼吸一氣且得時傾積愆私願何如惟霍山萬山之中各路文報道阻且長而產米亦甚少似祇可遣將爲之現在成余會師舒公馬隊五六日亦可到必能穩謀戰事六安有警此聞或可力援屢函請鄒牧與二鎮妥謀守具賊不得逞於桐城尙防其轉徙而爭我北門也桐城援賊數十萬多李兩公諱言其實以定後路之虛驚而免人心之惶惑自二十三

日誘賊之後審慎賊情謀定夾擊二十八日李軍以萬人戰其前多軍以萬人繞出其後衝腰截尾入道俱攻斬馘不可勝計賊以宵遁二十九日跟蹤追勦軍械委積於道路搜殺傷殘解散裹脇亦多狗逆入桐城捻逆走廬江非經痛殺不能得賊退如是之速然困獸猶鬪而軍士忍飢苦戰須稍稍養息以備逆謀安慶城賊似是困象俟懷桐克復當請我公速鎮省城以復國朝定制也讀大疏兩稿如讀賈長沙治安策字字皆血淚忠盡彌摯矣

復曾沅圃觀察十一月初十日

粵急公遺集卷八

撫鄂書牘

五

滌帥一軍倚江西爲命聞賊踞河口失釐路之大宗而石逆東安一股亦爲豫章南路之憂至爲焦急普軍未能守建德而彭澤湖口不能無憂潯陽爲江鄂門戶李忠武苦心孤詣戰血未乾斷不可不設法慎守景鎮大路僅恃李把總團練扼截何能有濟祁門近日文報不通未審軍情何似霍山之賊亦遁走舒廬未經懲創江岸之樅陽潛霍之山險楚之北門在在皆宜準備矣林翼焦思萬狀又病風寒八日頭重不能舉坐臥皆不得適連服細辛湯始稍稍啜粥耳

致成武臣余會亭十一月十二日

霍山賊遁未遠尙徘徊於舒廬之間仍當轉徙而謀  
我山險窺我北門六安之防必須預爲之備樂兒嶺  
三石嶺仍作守局諸佛庵畱營與仍畱松子關原營  
孰爲優劣幸示之二軍能有餘力分三營一千五百  
人前往六安入城堅守三五月以待援否應由足下  
妥速籌商自度其力之所及并慎擇營官之能堅忍  
設守者以爲麻羅屏蔽而聞警應援遲速皆有可恃  
據鄒牧來稟六安城守米糧尙可趕辦如有人可派  
卽候酌復

復黃子山太守

十一月十二日

明文忠遺集卷六

撫鄂書牘

六

得手書語長心鄭重令人倍增遠思惟賢太守勵精  
圖治剔弊釐奸孜孜如不及無難正己率屬以廣吾  
智力所不能周使山中之民復見天日沐浴清化何  
慰如之二千里邊疆遼遠守斯土者屢不免因循曠  
職而深山狼虎得肆爪牙攫噬於僻壤窮簷故瀕行  
時特以整頓書差爲囑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佐雜不能利民吾無過責至於從欲敗度  
嗜利無恥必不可以言動不可以德感如高徐者宜  
速揭之某令是弟去年特參革職之人稟請勸捐而  
自備資斧其意何居若令其借端擾民大於征軍

籌餉有礙未識此人因何到荆尙祈驅除滅成捐輸  
出於萬不得已而部中不能諒其苦心二百萬兩之  
虧空五六萬人之飢困非是無可補救派捐之數意  
在速行已概交方伯主政刊刻章程想不日可以寄  
到也次青不能張平江之軍滌帥用違其才弟走書  
再四申救而不及也亦殆將憂憤以死皖南自徽甯  
踵陷嶺險閉塞東道不通鮑張屢捷於休甯破城外  
賊壘又復回援黟縣擊僞輔楊逆破走之而建德失  
守文報不通湖口景鎮各路皆爲可慮左軍有貴溪  
之捷而賊踞河口又失釐路之大宗石逆分股竄湘  
先陷城步綏甯擾及武岡寶慶旋折而入東安縣城  
現又棄走道州有趨重江西之勢東師根本繫命於  
豫章岌岌乎不可以終日桐城大破髮捻數十萬之  
眾一戰而獲全勝卽以宵遁賊退且速霍山另股成  
余會師出擊亦卽棄城而逃該逆尙徘徊於舒廬之  
閒江岸縱陽潛霍山險與楚之北門在在尙宜準備  
懷桐克復未可預期軍士苦飢苦寒行將爲去兵去  
食之計大局日以不支近患風寒特重痛楚呻吟八  
九日不能執筆作一字惟慎保歲寒不盡縷縷



子貞先生游鄂其品學爲當時所推重求善視之并  
求揆帥率屬助之來示不以尋常過客相處誠禮賢  
之盛意也子貞老矣不可久畱久畱亦恐失敬當公  
舉以贈其行耳

復閩丹初農部十一月十四日

渭春來信先已批復所欲之將與兵弟必竭力爲之  
弟不轉渭春豈得謂爲有良心人哉且心憂河南久  
矣得渭春爲之潤及湖北凡欲自保者非保鄰不可  
近人之識力特如春蠶自縛轅駒自促耳顧淡如旣  
廉潔可靠必乞堅言延致之凡人到心地可靠則才

明文忠遺集卷八

撫鄂書牘

八

之短長皆宜在所以位置之者得所否耳弟昨專弁  
以百金迎劉融齋先生來鄂關訂三百金可與午山  
共作主人凡楚士閱課之有文有行者可使從游弟  
與午山公請此老以教楚人并可爲我輩之師其館  
舍卽賃屋而居午山代謀之又專弁以百金迎郭筠  
仙於梓木洞天貧苦如此而求賢之渴慕如此惟公  
尙以爲是耳厚庵催餉二月能速解否天下將才惟  
厚庵希庵禮堂耳春霆別是一種又須另法將之異  
日若吳幹臣可成大器亦三五千人大將才也

致李希庵方伯

十一月十四日

湖口緊要求兄卽以善守之將二三營兼程馳往湖  
口入城踞守并囑各路敗潰兵丁不準入城入城者  
斬之至尊處戰事此閒尙可拔營前來以重兵勦賊  
較分兵防守有活策利鈍之不同弟心以爲是公欲  
潛師以圖建德須告之厚庵準備一切並須兄面告  
多都護擔承北岸山外一月之事堅忍爲囑賊尙耽  
耽逐逐於安慶也

致李希庵方伯

十一月十五日

昨得彭雪琴書請撥兵救湖口十五日又得雪琴書  
彭澤於十二日失守矣湖口危在旦夕陳鎮軍之二

胡文忠遺集卷六

撫鄂書牘

九

千人能速趕到否湖口爲江鄂緊要門戶不能不救  
兩寓書請尊處撥二三營渡江力守湖口卽萬分爲  
難一營亦好如實在萬難抽撥亦望迅賜示復以便  
函寄雪琴也弟意陳大富一軍尙欲畱以備安慶對  
岸之警變耳皖南如此糜爛祁門文報又復梗阻其  
籌策湖口九江之法亦望指示及之

復袁午橋節帥

十一月十五日

奉賜函敬悉整軍經武力扼全淮蓋抱勤勞中心蘊  
結夷兵助勦之議誠如來示萬不可行周之犬戎唐  
之吐蕃五代之契丹其明驗也况戎心難測其可倒

持太阿授人以柄我公深識遠慮敷奏之義可得聞  
乎僧耶南來若得埽平擒匪亦大好事也

復余會亭十一月十七日

得書具悉一切六安兵力三千人屬以嬰城三五月  
待援不必派人助守我軍仍爲收斂固嗇之計甚是  
穩著亦是活著應如來函辦理霍山城應隳房屋應  
拆爲大將者不可煦煦若老嫗卽妥速爲之使該逆  
無藏身之固則附近居民亦可少免於焚掠是亦君  
子之愛人以德不以姑息者也

復孫樹人司馬十一月十七日

胡文忠遺集卷六 撫鄂書牘

十

賊遁未遠戰事方多兄萬不可離天堂方百里之要  
地責之足下一人方倚以爲長城也皖南建德彭澤  
相繼失陷係南陵一股會合池州之賊狡焉思逞普  
軍以五千人望風潰退使逆醜得躡其蹤雪琴方伯  
率水師堵禦湖口並調陳鎮軍二千人入守新城惟  
冀此城不失事尙可爲祁門文報梗阻不得滌帥咨  
信者十有八日矣皖南無犬跡皆僞輔楊逆僞侍李  
逆僞忠李逆詭言狗入皖南公何稱之不確耶其耽  
耽於桐廬之間非四眼乎病已十瘳其七又須暫活

請不注意

致楊厚庵軍門十一月十八日

得希庵書以皖南文報不通欲帶八千人七成隊卽日潛師渡江襲取建德鄙意亦以重兵勦賊較分兵防守有活笨利鈍之不同心然其議然必須往返神速庶兵無滯機此閒兵力一動狗必全力上犯也天堂堅守二十日三十日以待希庵回援希庵渡江時應請仁兄速爲準備以舟師輔之行或可出賊不意而攻其未備但希庵能打而不能守應以餘庵守之以北岸之賊尙耽耽逐逐於安慶也狗捻蟄伏未動必當再逞狡謀青草塌雖守老營兵力已不能及遠其桐城縱陽各路必須禮堂兄設法兼顧力任一月之防當由希庵與禮堂兄面商定議爰方啟行而安慶城圍仍求沅丈力謀穩守耳

致李希庵方伯十一月十九日

得手教拳拳以弟之未移太湖爲念而因此以緩建德之援弟罪大矣弟病十三日乃轉近經作梅診治十愈其九然弱不可勝食粥食飯均汗出不止必不可再冒風寒弟俟兄拔營後帶張劉李文盛等一千六百人并鄖陽兵移住太湖大約須十日八日六日之後乃可見風乃可移營此六日八日十日必無警

變兄可先行拔營以救建德以通祁門以全危局弟  
所慮者不在英山而在懷甯桐城潛山耳大約老兄  
拔營半月北岸必警能二十日陸續回援大局尙可  
保全至多不能逾一月耳至多公能否堅守一月須  
堅與之約定山內之天堂樂兒嶺麻城松子關均弟  
一人之責也求兄不必過慮兵事不宜長顧卻慮求  
兄放手放膽行之至應如何酌帶隊伍或分成或整  
營老兄自能籌定鄙見整營六七千人爲宜又潤春  
來此自言升任豫撫無兵無將欲求趙國香一營又  
求於梁湘帆吳幹臣二人酌委一人到河南弟意滌  
帥心欲幹臣弟欲令其久依麾下學戰以成材滌處  
弟尙不允况其他耶其梁趙二人須另函公商又弟  
意余營中頗有將才或可調去二營也

復何圓溪觀察

十一月十九日

衛侍講騎勇登程深荷照護且感且慰吏治之壞由  
於官氣太重不復知有民情一二能者又惡其不類  
而抑塞之善類日孤至於天怒人怨世亂循生而漣  
泄沓沓者流雖禍臨眉睫如燕雀之處堂响响然以  
爲樂誠可歎也我瞻四方蹙蹙靡騁引退之說亦安  
所得善地而居之時局日艱惟有盡其在我閣下以

謂何如

復會制軍 十一月二十二日

二十一日欣知唐君克復建德之功心以爲喜而又深以景德鎮爲憂念矣先是希庵來議以屯住青草壩則一月之內賊仍不動離青草壩之後賊乃漸逞擬以二十日率六千人渡江攻建德往返以一月爲期希庵之意亦如尊旨以北岸地勢遼闊狗逆盤伏蟄藏尙有狡謀布置甫定而唐桂生捷書已至矣作梅在此預策建德不煩希庵而謂賊勢全趨景德饒州如能舟載陸師八千從湖口乘風拊其背而破之乃是上策惟不可拘定日月須以三月爲衡作梅言安慶之圍不可撤則惟禮堂元公二軍亦獨力難支耳林翼思之亦難定議

復陳餘庵鎮軍 十一月二十三日

得惠緘所論戰狀軍情皆質直可敬麾下以飢困之師乍離苦海而士卒猶能踴躍用命自當竭力資助以冀振刷從新養成勁旅萬串之數已於十五日從蘭溪起解計日內已到東流帳棚想亦同時解到應請兄台卽日親率所部往建德安速設守東流不可棄而建德爲南北文報往來之地較東流形勢爲喫

重也如貴營現在之眾尙嫌力單請函商雪琴方伯酌察湖口情形前所派去之千五百人可以撥回則兵力自厚矣

致官揆帥 十一月二十三日

奉手教敬承一切建德已復湖口已穩雪琴帶陳大富之千五百人到湖口兵未到而賊已遁刻下湖口兵力有餘所可危者饒廣景德鎮等處耳鄂省之力恐不能及於景德等處以四眼狗尙在桐城日夜耽耽逐逐伺吾之釁乘吾之瑕也希庵曾有密信寄我此次賊多且悍迥非昔年可比即戰勝之後禮堂希

胡文忠遺集卷五

撫鄂書牘

苗

庵之恐懼更甚於前北岸之賊勢更大於南岸特以兩大將和衷同濟一心一力故有二十八日之捷然尙未可自恃也冬月水涸懷甯處處可通沅圃尙非強兵多李有應接不暇之勢成鎮松關爲緊要門戶有兵未必有賊無兵則必有賊不可輕易調動須審實賊情果與懷桐交戰而無意於羅麻方敢調成鎮協勤他處耳道州之賊專意歸併江西以合大股與石逆不睦而仍歸於江南原夥唐鶴九不可畱畱之徒滋口說應俟到祁門一行再定弟刻下各病已除而弱不可勝甚矣億亦億矣其年未五十而衰頹如

此恐非佳兆只盼懷桐軍事了畢便當乞請仁恩耳  
竊料賊勢全力西犯懷甯一軍仍恐不支祁門一軍  
亦岌岌其殆餉項日竭明年更可危懷甯桐城克復  
之日尙早心竊憂之恐事未成而兵已飢潰又成江  
南之禍是則私心之所日夜恐懼者也病後氣力極  
弱草草恕不詳慎

復梁海樓侍郎 十一月二十四日

前奉手書闕然久不報悵結不可言狀惟規畫勤勞  
通籌 國計修和展策宏濟艱難頌慰何似鄂省減  
成捐輸實出於萬不得已吳先亡蜀亦亂商旅不行

胡文忠遺集卷八

撫鄂書牘

五

食貨皆缺鄂又以傷殘之後涇洞爲災民力幾何而  
以供此水陸馬步五六萬人之眾並分兵濟餉於蜀  
越淮揚遂至積欠久懸軍士有飢寒而死者方深悔  
成師以出誤爲此甫田驚遠之謀而騎虎不能中下  
何忍棄血戰未乾之城池束手待斃故欲援福建安  
徽之捐例稍從斟酌以濟然眉數旣視兩省而有加  
實與京捐爲無礙緣鄂向未用大錢鈔票官票自上  
及下無不以實銀出入也且積數月之欠餉深入皖  
地之飢師一旦決潰卽爲吳禍之續舍此又安所籌  
謀乎敬當復奏再請部中必欲置楚地於危亡亦命



也不敢不從命刻下前軍苦戰擊走桐城數十萬援賊幸得免於譁潰而食粥不飽敗絮無溫呼號不絕於道路而狗逆大敗之後猶能約束其新附之擒眾耽耽以伺吾瑕霍山另股亦敗退舒廬踰伏未動賊謀狡險戰事方多皖南之僞輔楊逆僞忠李逆僞侍李逆皆由蘇常傾巢上犯以大圍包裹祁門滌帥兵力甚單應接不暇雖東流建德隨失隨復而大股竄都昌弁陷浮梁窺伺饒州景鎮江西內地恐旦夕爲其所蹂躪而東師繫命之區不堪其擾大局日以難支弟此次臥病旬餘不食者數日醫家以桂辛大黃

誤投繼得陳公來醫又須苟活而精神頹憊怯弱不可以風孱命待盡之人此軀殼原不足惜獨是賊挾全力以西犯賊日富而我日貧賊日多而兵日少吾恐不旋踵而蹈江南之覆轍吳亡而楚亦亡固其宜也部中提京餉駁鄂中捐輸在部中綱紀四方自有大體鄂中以一省之民力供五六萬人之軍食欠二百餘萬之軍餉尙未蒙仁念何也下游賊勢無顧忌無牽綴與八年九年分擾吳楚之賊情大異昔年吳中尙有兵今則專力注於楚矣故每次必以數股分犯楚皖之交每股或六七萬人楚力亦云殆矣楚亡

則豫與秦中亦且不保而東南上下與賊同流合汙  
鄙人憔悴本不欲生視生亦贅以兄有素日之雅故  
一傾吐之惟閣下慎保歲寒努力自玉爲幸

復王緝甫太守十一月二十四日

奉函具悉磊落長才固知不久於抑塞嚴公處暫時  
未便言及弟於司道向守在官言官之訓相交極深  
而界限甚嚴未可卽以私情相瀆也

復曾沅圃觀察十一月二十四日

得手書具悉浮梁大捷迅復城池該逆果受痛創則  
南岸軍情稍穩矣滌帥處兵力甚單似非增募不可

胡文忠公遺集卷十 撫鄂書牘

七

水師難於添人現在楊軍門一軍視陸師欠餉尤甚  
至安慶設關一節鄙意斷不可行設關則官派重部  
費多弊不可言悔之無及如能奏請篤實明白者專  
辦尙可有爲否則處處糜費處處落空一文不可濟  
軍餉而大利盡歸於衙蠹部書部吏之誅求無藝亦  
實不能分涓滴以資水陸之食尙祈我公以此意速  
寄滌帥滌帥深知關督官場之情僞亦不待林翼之  
瞽說也總之設關不如設局委官不如委士委任得  
人猶足有濟若奏設關督移建公所大局不支矣高  
明詳察之

致多禮堂李希庵 十一月二十六日

賊趨樅陽蓋知韋部力單又值江水漸落舟師恐難  
久畱湖面韋部不支則安慶必警先拔樅陽與後拔  
安慶較爲得力且直捷也應請兩公就近籌商審度  
賊情如果該逆專注樅陽能否以萬人搗之皆仗卓  
裁相機行事弟不悉桐城一帶情形不能遙揣也至  
韋言進攻桐城以分賊勢則可不必舒公馬隊在太  
湖請公就近咨調軍情瞬息與時遷移惟二公酌商  
即可便宜行之

復閩丹初農部 十一月二十八日

胡文忠遺集卷八

撫鄂書牘

支

近日狗逆攻樅陽韋軍告急禮堂復信賊以另股伺  
我欲官軍之救樅陽而閒道以撲安慶之圍圍師之  
危殆而不安固如是希庵來信十日之外水涸戈船  
不能畱內湖則安慶之瑕釁滿地而桐城一軍將有  
應接不暇之勢以爲危機莫大於是前月二十八日  
之捷所殺未能創艾故狗逆尙能脅制其黨而不使  
潰走希庵曾密函言賊愈打愈多亦愈打愈難非親  
歷行閒不知甘苦也希庵以桐城後路虛懷甯果急  
則且鹿不擇陰挺走無方堅欲林翼入太湖城言至  
再四矣南岸亦警變時至滌帥請援之書或日再重

然未議分援而北軍已可危竊謂力必不及非情之  
忽也各營放錢能至一營二千串已屬萬幸否則仍  
守湘軍之法一營每月一千五百串爲穩兵事只官  
府公家能喫虧耳若算及兵勇便宜若輩萬事皆愚  
獨於切身之利則至黠而至慧彼固爲此而始來也  
恐不能專意於此十二月須發全餉并搭放正月錢  
文歲寒後彫晚節自厲此可責之君子彼小人則曰  
年荒歲莫飢苦戰士將起而怨官吏之不恤其私故  
年內一批須多須早毋使怨聲溢於軍中希庵治軍  
向不計較餉事今頗以參差爲言徐當曉之年內餉  
速請藩臺鹽道糧道迅濟冬雪風寒早爲起解猶可  
及也至明年春三月之飢潰智者不能爲謀矣賊挾  
全吳以乘楚而欲以涓滴之餉供奉此軍五六萬人  
以飢兵禦強寇人心又日卽於宴安譬如履春冰臨  
白日豈不殆哉幸與司道公閱迅圖之毋遲

復翁祖庚中丞 十一月二十八日

兩奉賜書具承一一賁皇奸情畢露而眾叛親離天  
亦將以益其疾而奪之魄也惟執事與午帥善自爲  
防俟其黨類漸散而謀所以制之耳六安增兵數百  
尙祈諳囑穩設守備儲峙芻糧堅深以自固立於不

敗之地而後可以勝人麻羅屏蔽實利賴之現值江水大落樅陽築壩未成舟師恐難久駐安慶圍軍亦將大警賊謀狡險不可測桐城踞匪猶多尙未知多李兩軍能援應各路支撐不敗否兵事不能遙揣未可恃也英宿提餉已遵命札止矣

致李次青

十一月二十八日

久病未能作書而蘊結特甚近聞懷思返里觀小桃源記之作知其憤激有深焉者矣昔諸葛公之短長陳壽譏於史冊時俗之論何足以蔽高賢况兄以倉卒召募之師跛倚而疾入徽城謂銳於行義則可謂

胡文忠遺集卷六

撫鄂書牘

三

精於治軍則不可失律之咎滌帥所屬望於兄者甚賒故其責備於兄者亦切蓋徽防關係之重至於急不擇言弟再四寓書不能申救亦未免參之過激特念兄數載行閒而尙未知今日賊勢之盛數千人不能以自立滌帥信兄之過亦兄自信之過歟然猶是君子之過也林翼之敬兄謂其愛才如命嫉惡如仇其誠心可以共諒而知人之明則尙未敢以相許然要不至於隨人指嫉而因失所親乃近聞右軍欲勾致閣下遣人由祁門而江西如蘇秦以舍人隨侍張儀故事其用計亦巧而兄不之卻何耶豈亦未免動

心耶大抵吾儒任事與正人同死死亦得附於正氣  
之列是爲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爲千古之玷  
况又不能不死耶處世無遠慮必陷危機一朝失足  
則將以薰蕕爲同臭而無解於正士之譏評右軍之  
權許不可與同事兄豈不知而欲依附以自見則吾  
竊爲閣下不取也兄之吏才與文思過人弟與希庵  
兄均埽榻以俟高軒之至如可相助爲理當亦滌帥  
所心許何嘗不欲酬復前勞與其危身以陷險也弟  
以與兄有素日之雅故敢盡情傾吐之此次臥病十  
餘日爲桂辛大黃所誤元氣大傷年未五十衰老如  
八九十人兩旬餘尙未出帷幄一步鄙人本不欲生  
視生亦贅耳知念并及

復多都護十一月二十八日

縱陽爲賊所必爭卽爲我所必救逆謀狡險亦自不  
可不防韋部力單而縱陽地勢可守令其堅壁勿戰  
俟十餘日後賊之狡謀畢露而後圖之實是勝算但  
彼中形勝弟不能悉賊情變幻亦不能懸揣而知惟  
在卓裁隨機應變審度行之

